



卷三十二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三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第一卷

向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只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窮窮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彩色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頭帶箬葉冠身穿百衲襖腰繫黃絲絛手執逍遙扇童顏鶴髮碧眼方瞳不是蓬萊仙長也須學道高人

那老者看見黃生微微而笑黃生見其儀容古雅竦然起敬邀至茶坊獻茶叙話那老者所談無非是理學名言玄門妙諦黃生不覺嘆服正當語酣之際黃生偶然舉袂老者看見了那玉馬墜兒道乞借一觀黃生即時解下雙手獻與老者老者看了又看嘖嘖嘆賞問道此墜價值幾何老漢意欲奉價相求未審郎君允否黃生答道此乃家下祖遺之物老翁蓄心愛便當相贈何論價乎老者道既蒙郎君慷慨不吝老漢何敢固辭老漢他日亦有所報遂將此墜懸掛在黃絲絛上揮手而別其去如飛生愕然驚怪想道此老定是異人恨不曾問其姓名也這段閣過不

題却說荆襄節度使劉守道平昔慕黃生才名差官持手書一封白金綵幣聘為幕賓如何叫做幕賓但凡幕府軍

民事冗要人商議况一應章奏及書札亦須要個代筆必得才智兼全之士方稱其職厚其禮幣奉為上賓所以謂之幕賓又謂之書記有官職者則謂之記室參軍黃損秀才正當窮困無聊之際却聞得劉節使有此美意遂欣然許之先寫了回書打發來人約定了日期自到荊州謁見差官去了黃生收拾衣囊別過親友一路搭船行至江州忽見巨舟泊岸蓬窓雅潔朱欄油幕甚是整齊黃生想道我若趁得此船何愁江中波浪之險乎適有一水手上岸沽酒黃生尾其後而問之此舟從何而來今往何處水手答道徽人姓韓今往蜀中做客黃生道此去蜀中必從荆

江而過小生正欲往彼未審可容附舟否水手道船頗寬
大那爭趁你一人只是主人家眷在上未知他意允否若
何黃生取出青蚨三百奉爲酒資求其代言水手道官人
但少停于此待我稟過主人方敢相請須臾水手沽酒回
來黃生復囑其善言方便水手應允不一時見船上以手
相招黃生卽登舟相問水手道主人最重斯文說是個單
身秀士並不推拒但前艙貨物充滿只可於艙頭存坐夜
間在後火艙歇宿主人家眷在於中艙切須謹慎勿取其
怪遂引黃生見了主人韓翁言談之間甚相器重是夜黃
生在後火艙中坐了一回方欲解衣就寢忽聞箏聲淒婉
其聲自中艙而出黃生披衣起坐側耳聽之

如雄乍細若沉若浮或如雁語長空或如鶴鳴曠野或

如清泉赴壑或如亂雨洒窓漢宮初奏明妃曲唐家新
譜雨淋鈴

唐時第一琵琶手是康崑崙第一箏手是郝善素揚州妓
女薛瓊瓊獨得郝善素指法瓊七與黃生最相契厚僖宗
皇帝妙選天下知音女子入宮供奉揚州刺史以瓊七應
選黃生思之不置遂不忍復聽彈箏今日復聞此箏與薛
瓊七所彈無異暗七稱奇時夜深人靜舟中俱已睡熟黃
生推篷而起悄然從窓隙中窺之見艙中一幼女年未及
笄身穿杏紅輕縠雲髮半簪嬌艷非常燃蘭膏焚鳳腦纖
手如玉撫箏而彈須臾曲罷蘭銷篆滅香無所聞矣那時
黃生神竟俱蕩如逢神女仙妃薛瓊七輩又不足道也在
艙中展轉不寐吟成小詞一首詞云

生平無所願，七伴樂中爭得近。佳人織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為榮。

一夜無眠，已到天明。起坐便取花箋一幅，楷寫前詞，後題維揚黃損四字，疊成方勝，藏于懷袖。梳洗已畢，頻向中艙觀望，絕無動靜。少頃，韓翁到後艙答拜，就拉住前艙獻茶。黃生身對老翁，心懷幼女，自覺應對失次，心中慚悚。而韓翁殊不知也。忽聞中艙釜盆聲響，生意此女盥漱急也。起身從船舷而過，偷眼窺觀，窓櫺不甚分明，而香氣芬馥，撲于鼻端。生之竟已迷，而骨故軟矣。急于袖中取出花箋小詞，從窓隙中投入，誠恐舟人旁矚，移步遠也。而立兩隻眼，覷定窓櫺，真個是自不轉睛。却說中艙那女子梳粧畢，手剛畢，忽聞窓間簌也之響，取而觀之，解開方勝，乃是小

詞一首，讀罷，贊歎不已。仍折做方勝，藏于裙帶上。錦囊之中，明明曉得趁船那秀才，夜來聞筆而作情詞，俱絕心中十分欣慕。但內才如此，不知外才何如。遂啟半窓，舒頭外望，見生凝然獨立，如有所思。麟鳳之姿，皎也絕世。雖潘安衛玠，無以過也。心下想道：我生長賈家，耻為販夫販婦。若與此生得偕伉儷，豈非至願。本欲再看一時，為舟中耳目甚近，只得掩窓。黃生亦退于後艙，然思慕之念益切。時舟尚停泊未開，黃生假推上岸，屢從窓邊往來。女聞窓外履聲，亦必啟窓露面，四目相視，未免彼此送情。只是不能接語，正是

彼此滿懷心腹事，大家都在不言中。

到午後，韓翁有鄰舟相識，拉上岸于酒家相款。舟人俱整

理篷楫爲明早開船之計黃生注目窓櫺適此女推窓外望見生忽然退步若含羞退避者少頃復以手招生生喜出望外移步近窓女乃開窓細語道夜勿先寢妾有一言黃生再欲叩之女已掩窓而去矣黃生大喜欲狂恨不能一拳打落日頭把孫行者的瞌睡虫遍派滿船之人等他呼呶睡去獨留他男女二人說一個心滿意足正是

相思相見知何日 難解難分此夜情

至夜韓翁睡熟黃生到船邊守候至更深舟子俱已安息微聞隔壁彈指三聲黃生急整冠起視時星月微明輕風徐拂女已開半戶向外而立黃生卽于船舷上作揖女于艙中答禮生便欲跨足下艙女不許向生道慕君之才本欲與君吐露心懷幸勿相惱黃生亦不敢造次乃趺身坐

於窓口女問生道君何方人氏有妻室否黃生答道維揚秀才家貧未娶女道妾之母裴姓亦維揚人也吾父雖微籍浮家蜀中向到維揚聘吾母爲側室止生妾一人十二歲吾母與背今這年喪畢吾父移妾歸蜀耳黃生道旣如此則我與小娘子同鄉故舊安得無情乎幸迹芳名當銘眉臆女道妾小字玉娥幼時吾母教以讀書識字頗通文墨昨承示佳詞逸思新美君眞天下有心人也願得爲伯鸞婦効孟光舉案齊眉妾庶足矣黃生道小娘子旣有此心我豈木石之比誓當竭力圖之若不如願當終身不娶以報高情女道慕君才調不羞自媒異日富貴勿冷妾有白頭之嘆黃生道卿家雅意陽侯河伯實聞此言如有負心天地不宥但小娘子乃尊翁之愛女小生蓮旅貧儒卽

便通媒尊翁未必肯從異日將去人離相會不知何日不
識小娘尋有伺高策使小生得遂盟言女道夜話已久嚴
父酒且醒矣難以盡言此後三月必到涪州十月務五日
乃冰神生日吾父每出入必往祭賽舟人盡有君以是日
能到舟次一會當爲決終身之策幸勿負約便妾望穿兩
眸地黃生道既蒙良約敢不趨赴言畢舒手欲握女臂忽
聞籬翁酒醒呼茶女急掩窓黃生遂就寢忽忽如有所
失從此合眼便見此女頃刻不能忘情此女亦不復啟窓
見生與舟行舟餘亦抵荆江正值主求順風舟人欲趕程
途催生登岸生雖徘徊不忍難以推托將酒錢贖了舟子
別過籬翁取包裹上岸復跨立凝視中瞻凄然欲淚女亦
微啟窓櫺停眸相送俄頃之間揚帆而去迅速如飛黃生

盼望良久不見了船不覺墮淚傍人問其緣故黃生哽咽
不能答一語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黃生呆立江岸直至天晚只得就店安歇次早到了守帥
府前投了名刺劉公欣然接納叙起敬慕之意隨即開筵
相待黃生於席間思念玉娥食不下咽劉公見其精神恍
惚疑有心事再三問之黃生含淚不言但云中途有病未
痊劉公亦好言撫慰至晚劉公親自送入書館鋪設極其
華整黃生心下在焉鬱鬱而已過了數日黃生恐誤玉娥
之期托言欲往隣都訪一故友暫假出外月餘即返劉公
道軍務倥傯政欲請敘且待少暇當從尊命又過了數日
生再開言劉公以是不允生度不可強又公館守衛嚴密

夜間落鎖不使出入一連躑躅了三日夜更無良策忽一日問館童道此間何處可以散悶館童道一堵之隔便是本府後花園中亭臺樹木儘可消遣黃生命童子開了書館引入後園遊玩了一番問道花園之外還是何處館童道牆外便是街坊周圍有人巡警日則敲梆夜則打更老爺法度好不嚴哩黃生聽在肚裏暗上打帳除非如此如此是夜和衣而卧寢不成寐捱到五更鼓聲已絕寂無人聲料此際司更的辛苦了一夜必然困倦此時不去更待何時近牆有石榴樹一株黃生攀援而上躡身一跳出了書房的粉牆靜悄悄一個大花園園牆上都有荆棘黃生心生一計將石塊填腳先扒開那些棘刺踰牆而出並無人知覺早離了帥府趁此天色未明攬開脚步便走忙忙

若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有詩爲証

已效郗生入幕 何當于木踰垣

豈有牆東窺宋 却同月下追韓

次日館中童子早起承值叫聲奇怪門不開戶不開房中不見了黃秀才忙去報知劉公劉公見說喫了一驚親到書房看了一遍一步也看到後園見棘刺扒動牆上有缺想必那沒行止的秀才從此而去正不知甚麼急務當下傳梆升帳拘巡警員役詢問皆云不知劉公責治了一番因他說隣邦訪友差人於襄鄧各府逐縣挨查緝訪並無踪影嘆息而罷話分兩頭却說黃秀才自離帥府挨門出城又怕有人追趕放脚飛跑逢人問路晚宿早行遙望涪州而進自古道無巧不成話趕到涪州剛是十月初三

且說黃秀才在帥府中擔閣多日，如何還趕得上，只因客船重大，且是逆水，有風則行，無風則止。黃秀才從陸路短船，風雨無阻，所以趕着了。沿江一路抓拿，只見高檣巨艦，此次聚集，如魚鱗一般，逐隻挨去，並不見韓翁之舟。心中早已着忙，莫非忙中有錯，還是再捱轉去。方欲回步，只見面前半箭之地，江岸有枯柳數株，下面與七泊着一隻船兒，上前仔細觀看，那船上寂無一人，正中艙有一女子，獨倚篷窗，如有所待。那女子獨自在船中盼望，因有黃生之約，恐眾人耳目之下，相見不便，在父親前只說愛那柳樹之下，泊船僻靜有趣。韓翁愛女，言無不從。此時黃生一見其喜非小。

謾說洞房花燭夜，且喜他鄉遇故知。

那玉娥望見黃生笑容可掬，其船離岸尚遠，黃生便欲跳上玉娥道：水勢甚急，須牽纜至近方可。黃生依言，便舉手去牽那纜兒，也是合當有事，那纜帶在柳樹根上，被風浪所激，已自鬆了。黃生去拿他時，便脫了結。你說巨舟在江濤洶湧之中，何等力氣。黃生又是個書生，不是筋節的一隻手，如何帶得住。說時遲，那時快，只叫得一聲阿呀，但見舟着順流下水去，若飛電。若現若隱，瞬息之間，不知幾里。黃生沿岸叫呼，衆船上都往水神廟祭賽去了，便有來往舟隻，那沿江水勢，又與下面不同，離川江不遠，瞿塘三峽一路下來，如銀河倒瀉一般。各船過此，一個個手忙腳亂，自顧且不暇，何暇顧別人。黃生狂走約有二十里，到空濶處，不見了那船，又走二十來里，料無覓處，欲待轉去報

與韓翁知道，又恐反惹其禍，對着江面痛哭了一場。想起遠路天涯，孤身無倚，欲再見劉公，又無顏面。況且盤纏缺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不如投向江流，或者得小娘子冤鬼相見也。見我黃損，不是負心之人，罷罷罷。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與風流作話文。

黃秀才方欲投江，只聽得背後一人叫道：「不可，不可。」黃生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維揚市上曾遇着請他至馬隊兒這個老叟。黃生見了那老叟，又羞又苦，淚如雨下。老叟道：「郎君有何痛苦，說與老漢知道，或者可以分憂。」二黃生道：「到此地位，不得不說了。」便將初遇玉娥及相約涪江，纜斷舟行之事，備細述了一遍。老叟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此須小事，如何便撈得一條性命？」黃生道：「老翁是局外



之人，把這事看得小。依小生看來，比天與高比海更闊。這事大得多哩。老叟把十指一輪說道：「老漢頗通數學，方纔輪算，尊可命不該絕。郎君還有相會之期。此去前面一里之外，有一茅菴，是我禪兒所居。郎君但往借宿。徐公此事求之，彼必能相濟。老漢不及奉陪。黃生道：「老翁若不同去，恐禪師未必相信，不肯留宿。」老叟道：「君前所憇玉馬隊兒，老漢佩帶在身，我禪兒所常見，但以此爲信可也。」說罷，就黃絲絛上解下玉馬隊來，遞與黃生。黃生接得在手，老叟竟自飄然去了。黃生爲心事擾亂，依舊不曾問得姓名，懊悔無及。天色已晚，且自前去。約行一里之外，果然荒野中獨獨有個茅菴，其門半掩。黃生推身而入，佛堂中盞琉璃燈半明不滅，居中放個蒲團。一位高年胡僧與塑的

西番羅漢無二盃膠打坐雙眸緊閉如入定之狀黃生不
敢驚動端跪于前約有一個時辰胡僧開眼看見喝道何
物俗子敢來混人黃生再拜奉上玉馬墜代老與致意今
晚求借一宿胡僧道一宿不難但塵路茫茫即君此行將
何底止黃生道小生黃損正有心願欲求聖僧指迷遂將
玉娥涪州之約始終敘述因叩首問計胡僧道俺出家人
心如死灰那管人間兒女之事黃生拜求不已胡僧道郎
君念既至誠可通神明但觀郎君必是仕宦中人品大丈夫
夫以致身青雲顯宗揚名爲本此事須於成名之後從容
及之黃生又拜道小生舉目無親只食尚然不獨那有功
名之念適聞若輩老翁相救已作江中之鬼矣胡僧道佛
座下有白金十兩聊助郎君路費且往長安俟機緣到日

自有以報命耳說罷依先閉目入定去了黃生身體亦覺
困倦就蒲團之側曲肱而枕之猛然睡去醒將轉來已是
黎明時候但見破敗荒菴堵壁俱無並不見坐禪胡僧的
踪跡上邊佛像也剝落破碎不成模樣佛座下露出自晃
晃一錠大銀錠上繫有黃損二字黃生叫聲慚愧方知夜
來所遇真聖僧也向佛前拜禱了一番取了這錠銀子權
爲路費逕往長安正是人有逆天之時天無絕人之路

萬事不由人計較 一生都是命安排

話分兩頭却說韓翁同舟人寶神回來不見了船意忙尋
問別個守船的看見都說斷了纜被流水滾下去多時了
我們沒本事救得韓翁大驚一路尋將下來聞岸上人說
說亦是如此抓尋了兩三日並無影響痛哭而回不在話

下再說揚州妓女薛瓊瓊，搗兒叫做薛媪，爲女兒瓊瓊以
彈箏充進入宮供奉，以及二載薛媪自去了。這女兒門戶
蕭條，乃買舟欲往長安探女，希求天子恩澤。其舟行至黃
水，見有一覆舟自上流而下，迴避不迭，祥的一聲正觸了
船頭，那隻船就停止不行了。舟人疑覆舟中必有財物，遂
牽近岸邊，用斧劈開，其中有一女子。薛媪聞知，忙教救出，
已是淹淹將盡，只有一絲未斷。原來冬天水寒，但是下水
便沒了命，只因此女藏在中艙，船底遮蓋，暖氣未洩，所以
不曾絕命。那船中的物件，因漂流得失了，便有存留舟人，
都分散去訖。薛媪爲去了女兒瓊瓊，正想沒有個替代，見
此女容貌美麗，喜不可言，慌忙將通身濕衣解下，置于絮
被之內，自己將肉身偎貼那女子，得才暖氣漸上，甦醒然

後將羹湯粥食，慢匕執持，又將好言撫慰，女子漸能言語，
索取濕衣中錦囊，薛媪問其來歷，女子答道：奴家姓薛，小
字玉娥，隨父往蜀，舟至涪州，父親同舟人往賽水神，奴家
獨守舟中，偶因纜脫，漂沒到此。薛媪道：可曾有人麼？玉娥
道：與維揚黃損秀才，曾有百年之約，錦囊中藏有花箋小
詞，卽黃郎所贈也。薛媪道：黃秀才原是我女兒瓊瓊舊交，
此人才貌雙全，與小娘子是一對良緣。小娘子不須憂
慮，隨老身同到長安，求奉太子黃秀才，必來應舉。那時待
老身尋訪他來，與娘子續秦晉之盟，豈不美乎？玉娥道：若
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自此玉娥遂拜薛媪爲義母，薛媪
亦如已女相待，正是

休言事急且相隨

虔恩深處親骨肉

不一日行到長安薛媪賃了小小一所房子同玉娥住下其時瓊瓊入宮進御寵倖無比曉得假母到來無繇相會但遣人不時餽送些東西候問玉娥又扇戶深藏終日針指以助薪水之費所以薛媪日用寬然有餘光陰似箭不覺歲盡春來怎見得有詩爲證

爆竹聲中一歲除

春風送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曠曠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且說除夜玉娥想着母死父離情人又無消息暗暗墜淚是夜睡去夢見天門大開一尊羅漢從空中出現玉娥拜訴衷情羅漢將黃紙一書從空擲下紙上寫維揚黃損佳音六字玉娥大喜方欲開看忽聞霹靂一聲驀然驚覺乃是人家歲朝開門放火炮聲響玉娥想了一回凄然不樂

其日新年只得強起梳粧薛媪往隣家拜年去了玉娥垂簾立于門內眼觀街市上人來人往心中想道今年是大比之期不知黃郎曾到長安否若得他此地經過重逢一面應着夜來之夢也不枉奴死裏逃生方纔轉動念頭忽見一個胡僧當簾而立高叫道夢化有緣男女玉娥從簾中仔細一看那胡僧面貌與夜來夢中所見羅漢無異不覺悚然起敬孤身女子却又不大好招接他正在躊躇那胡僧竟自揭簾而入玉娥倒退幾步閃在一邊胡僧走入中庭盤膝而坐頂上現出毫光數道直透天門玉娥大驚跪拜無數稟道弟子墮落火坑有夙緣未遂望羅漢指示迷津救拔苦海胡僧道汝誠念飯我但尚有塵劫未脫老僧贈汝一物可密藏于身昨不許一人知道他日夫婦

重逢自有靈驗當下取出一件寶貝贈與玉娥乃是玉馬
墜兒玉娥收訖即見一道金光冲天而起胡僧忽然不見
玉娥知是聖僧顯化望空拜謝將玉馬墜牢繫襟帶之上
薛媪回來並不題起

滿懷心事無人訴

一炷心香禮聖僧

再說黃損秀才得胡僧助了盤纏一徑往長安應試然雖
如此心上只掛着玉娥也不去溫習經史也不去靜養精
神終日串街走巷尋覓聖僧庶幾一遇早出晚回終日悶
悶而已試期已到黃生只得隨例入場舉筆一揮絕不思
索他也只當應個故事那有心情去推敲磨練誰知那偏
是應故事的文字容易入眼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金榜開時高高掛一個黃損名字除授部郎之職其時呂
用之專權亂政引用無籍小人左道惑眾中外嫉之如仇
然怕他權勢不敢則聲黃損獨條陳他前後奸惡事事有
據天子聽信勅呂用之免官就第黃生少年高第又上了
這個疏做了天下第一件快心事那一個不欽服他真
個名傾朝野長安貴戚聞黃生尚未娶妻多央媒說合求
他爲婿黃生心念玉娥有盟言在前只是推托不允那時
薛媪也風聞得黃損登第欲待去訪他到是玉娥教他且
慢費易交富易妾人情乎未知黃郎真心何如這也是他
把細處話分兩頭且說呂用之閉居私第終日講爐鼎之
事差人四下緝訪名姝美色以爲婢妾有人諺薛媪的養
女名曰玉娥天下絕色只是不肯輕易見人呂用之道只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怕求而沒有那怕有而難求當下差幹僕數十人以五百金爲聘也不通名道姓竟撒向薛媪家中直入臥房搶出玉娥不由分說擡上花花煖轎望高府飛奔而走嚇得薛媪軟做一團急忙裏想不出的道理後來曉得呂府中要人聲也不敢則了欲待投訴黃損恐無益于事反討他抱怨只得忍氣吞聲不在話下且說玉娥到了府中呂用之親自捲簾看見姿容絕世喜不自勝卽命丫鬘養娘扶至香房又取出錦衣數箱奇樣首飾教他裝扮玉娥只是啼哭將首飾擲之于地一件衣服也不肯穿了鬘養娘回覆呂相公呂相公只教莫難爲了他好言相勸衆人領命你一句我一句只是勸他順從玉娥全然不理正是
萬事可將權勢使寸心不爲綺羅移

姻緣自古皆前定 堪笑紅裙妄用機

却說呂家門生故吏聞得相公納過新寵都來拜賀免不得做慶賀筵席飲至初更只見後槽馬夫喘吁吁堂上稟事適間有白馬一匹約長丈餘不知那裏來的突入後槽嚙傷羣馬小人持棍趕他那馬直入內宅去了呂用之大驚道那有此事卽命幹僕明火執杖同着馬夫于各房樓檢馬厩也不聞得一個都來回話呂相公心知不祥之事不肯信以爲然只怪馬夫妄言不老實打四十棍革去不用衆客咸不懼而散呂用之乘着酒興逕入新房玉娥兀自哭哭啼啼呂用之一般也會幫襯說道我富貴無比你若順從明日就立你爲夫人一生受用不盡玉娥道奴家雖是女流亦知廉恥會許配良人一女不更三夫况相公

珠翠成羣，豈少奴家。主人願賜於憐，以全名節。呂用之那
里肯聽，用起拔山之力，抱向床頭，按住，親解其衣。玉娥雙
手拒之，氣力不加，口中罵聲不絕。正在危急之際，忽有白
馬一匹，約長丈餘，從床中奔出，向呂用之亂撲亂咬。呂用
之着忙，只得放手，喝教侍婢上前。那白馬在房中亂舞，蓬
着便咬，咬得侍婢才損九傷。呂用之驚惶逃竄，比及呂用
之出了房門，那白馬也不見了。呂用之明明曉得是個妖
孽，暗地差人四下訪求高人禳解。次日有胡僧到門，自言
善能望氣，預知凶吉。今見府上妖氣深重，特來禳解。門上
通報了用之，卽日請進。甚相敬禮。胡僧道：府上妖氣深重，
主有非常之禍。呂用之道：妖氣在於何處？胡僧道：似在房
闈之內。待老僧細查。呂用之親自引了胡僧各房觀看。行

至玉娥房頭，胡僧大驚道：妖氣在此。不知此房中是指公
何人。呂用之道：新納小妾，尚未成婚。胡僧道：恭喜相公洪
福齊天，得遇老僧。若成親之後，相公必遭其禍矣。此女乃
上帝玉馬之精，來人間行禍者。今已到相公府中，若不早
些發脫，禍必不免。呂用之被他說着玉馬之事，連呼爲神
人，請問如何發脫。胡僧道：將此女速贈他人，使他人代受
其禍。相公便沒事了。呂用之雖然愛那女色，性命爲重，說
得活靈活現，怎的又怕。又問了贈與誰人方好。胡僧道：只
揀相公心上第一個不快的，將此女贈之。一月之內，此人
必遭其禍。相公可高枕無憂也。呂用之被黃損一本劾奏
罷官，心中最恨的，那時便定了個主意，卽忙作禮道：領教
領教。分付幹僕備齋，相教多取金帛，厚贈胡僧。道：相公天



下福人老僧特來相救，豈敢受賜。連齋也不喫，拂衣而去。
分明一席無稽話，却認非常禳禍功。

呂用之當時差人喚取薛媪到府，說話薛媪不敢不來。呂用之便道：你女兒年幼，不知禮數，我府中不好收用。聞得新進士黃損相公娶室，此人與我有言，我欲將此女送他，解釋其怨，須得你親自送去。善言道：達必得他收納才好。薛媪叩首道：相公鈞旨，敢不遵依。呂用之又道：房中衣飾箱籠盡作嫁資，你可自去收拾，竟自擡去。連你女兒也不消相見了。薛媪聞言，正中其懷。中堂自有人引進香房，玉娥見薛媪到來，認是呂用之，着他來勸解，心頭突突的跳。薛媪向女兒耳邊低說道：你如今好了，相公不用着我另送與一個知趣的人。玉娥道：奴家所以貪生，忍恥跟隨到



此只望黃郎一言，若轉贈他人，與陷身此地何異？奴家寧死不願為逐浪之萍，隨風之絮也。薛媪道：方纔說知趣的人，人見正是黃郎房中衣飾箱籠儘數相贈，快些出門防他有翻悔之事。玉娥道：原來如此。當下母子二人忙忙的收拾停當，囑付了鬻養娘，寄謝相公，喚下脚力，一道烟去了。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來。

却說黃損閑坐衙齋，忽見門外來報，有維揚薛媽媽求見。黃生忙教請進薛媪，一見了黃生，連稱賀喜。黃生道：下官何喜可賀？薛媪道：老身到長安已半年，有餘，平時不敢來冒瀆。今日特奉一貴官之命，送一位小娘子到府成親。黃生問道：貴官是那個？薛媪道：是新罷職的呂相公。黃生大怒道：這個奸雄，敢以美人局戲我，若不看你舊時情分，就

馬約長丈餘，從香案上躍出，騰空而起，衆人急出戶看之，見雲端裏面站着一人，鬚眉可辨，那人是誰。

維揚市上初相識，再向涪江渡口逢。

今日雲端來顯相，方知玉馬主人翁。

那人便是起首說維揚市上相遇，請那玉馬墜的老兒。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宋本作錯斬崔寧

聰明伶俐自天生，情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幾見詩書悞好人。

這首詩單表為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為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墮有為鑿，笑有為笑，躡笑之間，最宜謹慎。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德勝頭廻，却說故宋朝中有一個少舉子。

